

《星雲大師全集》自序

這是一部非常複雜的《全集》，因為在我個人成長的九十年歲月中，於時間上，經歷了北伐時期、土匪橫行、軍閥割據，以至抗戰、內戰、兩岸對峙等時期；於地理上，我走遍世界五大洲，幾乎平均每年環繞地球一、二次；於人事上，上至國王大臣，下至販夫走卒，我一概平等對待，視為朋友。

尤其在我一生的時光之中，於佛教裡，凡事不推諉，舉凡弘法建寺、安僧辦道、創辦學校、成立協會、養老育幼、救濟孤苦、社會服務等，皆盡力而為。也因此，成就了我多元的人生。

當然，這許多點點滴滴，表露在文字上，也是複雜、多樣的。所以，現在出版的這一部《全集》，雖不敢說它像百科全書、《四庫全書》，但說是我個人一部內容龐雜的《全集》倒是不為過，記錄我一生弘法的行佛歷程，共計有三百六十五本。

一般來說，《全集》應該是等到當事人往生之後，才由學生、門徒、朋友或後代弟子對編纂有興趣者，編輯出版，以茲紀念。但是我的徒眾很多，大家意見不一，其中有一個文編團隊就表示，一



定要提早進行彙集編印。或者說，他們對我也是一片孝心，希望讓我在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自己的《全集》。

這許多內容之中，蒐羅了我青年時期的寫作，一直到老年階段的開示、講話、行文，以及在世界各地的講演、待人接物的言談，或者設立道場、事業機構的章程辦法等，包括我對佛教發展，國家社會時勢的一些看法、建言。想想，與其在我往生以後就看不到這些往事回憶，現在能於老朽之年，由弟子編輯出書，讓我回顧自己的一生，也是一件值得紀念的好事，我也就隨喜弟子們的美意孝心。

過去的人壽命大都只有六、七十歲，正當文字功力要發揮時，就撒手人寰，連帶地，所有智慧的累積、努力的成果也一併都帶走了。所以，我要感謝各種因緣，讓我比古人多活了幾十年，現在我九十歲了。特別是，一些弘法事業、文章著作，還能有多少弟子給予助緣完成，就更為不容易。

比方在興辦教育上，一個人一生或者辦一所佛學院、一所學校就已經很不簡單，但是我辦的大學、中學、小學、幼兒園等，總算起來就不只數十間；在文化事業上，我編輯過多少的學報、雜誌、書刊，並且創辦有報社和電視台；乃至於在全世界各地建設幾百間寺院道場，推動人間佛教等。可以說，不只是我的《全集》，佛光山一切佛法事業在百千萬人共同護持之下，都有了成果。

我童年失學，沒有進過學校念書，二十歲以前從未看過學校。十二歲出家後，在寺院裡成長，雖然叢林教育並不齊備，但是那種專制、打罵的教育，對一個人的人格還是有增上的作用。

在這十年寺院的苦行生活中，我承受了種種委屈、打罵，打雜務、擔柴挑水、出坡勞動，也在所不辭，雖然在學識上沒有什麼增長，但是在做人處事上，確實領受到一些心得。尤其因為信仰的

堅定，個人的智能雖然有限，也曾獲得佛菩薩的加持，內心感受到宇宙世界與我的關係是一體的。因此，自己這一生很慶幸能進入佛教，做一個出家的僧侶。

有人問我：「此生有遭遇到什麼辛苦的事情？」回憶起來，困難是有，但是我並沒有覺得辛苦。也有人問我：「來生要做什麼？」我毫不猶豫地就說：「我來生還要做和尚。」我這一生做和尚，雖然已經發揮了我大部分的思想、理念、目標和希望，總感到不夠完美。因此，如佛經所說「成佛須經三大阿僧祇劫」，我想來生還是要再做和尚，為建設人間淨土的平安幸福，繼續努力。

說到這一部《全集》裡的文章內容，有幾個要點值得向大家報告：

第一、關於「人間佛教」這個名詞，其實說的就是「佛教」。佛陀是人不是神，佛陀說法是對人而說，名之為「人間佛教」也是理所當然。尤其近現代以來，「人間佛教」在太虛大師、慈航法師以至趙樸初長者、學誠法師等人的大力提倡之下，已經蔚為氣候，不叫「人間佛教」，又要叫它什麼佛教呢？

再者，現今舉世的學者或通達佛教義理的人士，也都認為「人間佛教」才是適應這個時代的名稱，應該予以尊重、奉行。所以，很希望傳統佛教的各宗各派，不要把「人間佛教」誤會成異端邪說，應該要能共遵之，在一個「人間佛教」的團結之下，才能展現未來宣揚佛教的實力，以人間的性格服務社會；在利他的同時，開顯我們的佛性能源，才能慢慢走上成佛之道。

第二、對於有人問及人間佛教的理論和架構，我只不過是一個人間佛教的隨喜者，不敢以倡導者自居；我只是主張弘揚人間佛教，並不是研究人間佛教的學者專家。不過，我雖然是傳統佛教出身的佛門弟子，但深知佛教的發展，必然要依靠現代的方式更進一步開

展。因此，期望有心於佛教信仰的人，都能共同努力發揚人間佛教，唯有如此，佛教才有未來。

人間佛教並不是哪一個人、哪一個派的，是全佛教的宗要，這在拙作《人間佛教佛陀本懷》一書中，都已經有說明。事實上，關於人間佛教的理論，在這部《全集》當中，字裡行間也都提到不少，希望提供教界做為未來發展佛教，路線和目標訂立的參考。

另外，在這部《全集》裡頭，有一些錯列的文章，像散文、雜說等，在我的意思，那還不夠入流，不必蒐集到《全集》裡，但是徒眾們總覺得，我這一生的一字一句都應該公諸大眾，留下歷史。由於我的性格，凡事也都攤在陽光下，一生從來沒有離開過群眾，所謂「我在眾中，眾中有我」，因此對於這部書的編輯，就都依照徒眾的建議去做了。何況我現在年老，眼睛看不清楚，耳朵也聽不清晰，就隨他們自由發揮，至於裡面內容的得失如何，也不太去計較了。

在這一部書裡，我比較有表達意見、看法的，應該就是對《佛法真義》、《佛教的管理學》的敘說，那是我有感而發的言論，甚至對於本山轄下各個道場、事業機構設立的辦法等，我也有一些用心琢磨之處。諸如此類，我只是提供給佛教界參考，並不敢說自己的想法完全正確。不過我想，這個世間上，「對」與「不對」是一半一半的，僅在於各人看法的不同。所謂「有志一同」，如果大家同意我的看法，不妨可以就著它做為起點，再予發揚光大，對佛教的未來必然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說到這一部《全集》的成就，免不了地要有佛光山長老慈惠、慈容法師的指導。另外，歷年來在我文書室服務的一些徒眾，則分擔了文字整理的責任。尤其在《全集》進入編纂的期中，又有主編蔡孟樺小姐等人所組成的編輯小組，共同發揮佛光山倡導的「集體

創作」精神，才終於讓這套書順利付梓。

當然，除了《全集》之外，在佛光山，還編輯過幾本大書。如：《佛光大藏經》十六大類，現今已出版八大類、二七七冊。另外還有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》一三二冊、《佛光大辭典》十冊、《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》中、英文版各二十冊、《法藏文庫·中國佛教學術論典》一一〇冊等。

所以，總計我這一生，五、六十年來所編印的書籍，應該是不只幾千萬字，發行也不只幾百萬本了。

這當中，有一些出版的書籍是不收費的。例如《貧僧有話要說》，就捐印了一百萬冊以上，讓民眾免費索取，甚至在大陸發行簡體字版，我也不要它的版稅。再者，《獻給旅行者 365日——中華文化佛教寶典》，又豈只印行千萬冊以上，分送到世界各地？現在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，每期出版幾萬本，也是採贈閱的方式，每次印刷出版都一掃而空。最近出版的《人間佛教佛陀本懷》，已印刷幾十萬本，也不知道今後還需要多少萬本，才足夠與大家廣結善緣。

總而言之，在我們認為，佛教是要奉獻國家、社會，帶給民眾法喜充滿的，我們不是只收信徒的供養而已，還要把一生的心血奉獻給佛陀以及法界眾生。這大概就是我們佛光人的願心吧！

關於這一部《全集》的出版，編輯部有意找一些名家來寫序，據說也已經有很多人看過此書的《初編目錄》，但都因為覺得龐雜而不敢為文作序，不得已就由我自己來饒舌，略述一點因緣如上，敬請各位指教。

星雲於佛光山開山寮
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一日